# 偶像“塌房”后

实习生 文露敏

那本不是什么真的房子，可一旦“塌”了，“盖”的人还是会伤心。

刚过去的2020年，被“饭圈”戏称为“偶像塌房元年”。刚到来的2021年，已经又塌一片。

“塌房”一词源于一个网络表情包，图中，有人看到远处房子塌了，跑去凑热闹，发现塌的是自家房子。这一形象被粉丝群体借用，描述偶像的人设崩塌。

在娱乐产业的流水线上，偶像是层层包装过的商品，也是拥有公共影响力的资源。在资本的精准引导下，很多年轻人出于“热爱”，为偶像奉献时间、精力、金钱，辛苦“盖房”，但这“房”何时倒下，他们永远决定不了。

夜熬了，钱花了，房子倒了，眼泪流了，一些年轻人也收获了新的认知。他们尝试作出改变，换一种生活。

## 房子塌了

史羽杰接受了一件事——那个激励她为事业拼搏的偶像，生活中也不全是事业。

2015年，上高一的史羽杰关注到一档青少年才艺养成节目，觉得其中一个爱跳舞的男生“很有少年气”。看到他后来参加选秀综艺，史羽杰更动心了，“我不是很有上进心的人，所以我欣赏他的野心”。

她成为“妈妈粉”，这意味着她对偶像有着极高的包容度，“陪着他一路走来，见证他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享受舞台的人”。

几个月前的一天，网络中流传出这名男艺人的绯闻。史羽杰怕一个人崩溃，特意等到学校下午上课前，在满是人的教室里点开一段视频。

画面中，男艺人细心照顾着一个女子，和所有沉浸在恋爱中的情侣无异。

史羽杰第一个念头是：“他戴的帽子真丑，他难道不知道这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吗？”

张粤已经数不清，偶像几天之内上了多少次微博热搜。

她曾经把偶像上热搜这件事当作褒奖——知名度得到认可，商业价值蒸蒸日上，作为粉丝，她觉得有自己的功劳。以往，热搜中的那个名字通常会伴随着清一色的点赞。此时，在小粉丝群体中颇有话语权的“大粉”就会建议她，带上热搜“词条”发十几条相关微博，继续为心爱的偶像造势。

直到有一天，那个名字和“道歉”等词连在一起，点赞被质疑和嘲讽替代，张粤第一次希望，不要在热搜榜上看到他。

负面消息传来，“房子”的第一块“砖头”松动，张粤起初不敢相信。

她此前看到的是，偶像经历过很多失意，成功来之不易，她以为“他会像我一样珍惜，没有人会不爱惜羽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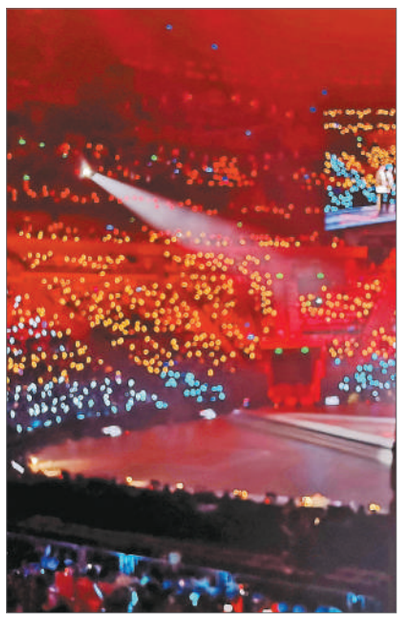
但她的偶像随后发表了道歉声明，承认“私人事情处理不当”，有“不妥的行为”。张粤想哭：“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那些事情是他能做出来的。”

张粤曾试着宽慰自己，人总得有社交圈，总得谈恋爱，但她眼中偶像的身影已经变得模糊。有朋友来问，她用自嘲的方式岔开话题，两人一起大笑。但有一天晚上，张粤躺在宿舍床上，忽然开始落泪。她是一个自我要求严格的人，不能接受偶像有“污点”。

对她来说，那是一座用情感、金钱、时间搭建起来的“房子”。然而，她以为对这房子了如指掌，以为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差点忘记，哪怕是在真实的世界中相处，人和人也无法轻易了解对方。

与其他粉丝相比，王骐遭遇“塌房”后反应更激烈一点。从高中起，她喜欢一个男艺人3年多，拒绝听任何人对该男艺人的负面评价。有一天她正在上课，忽然收到追星小姐妹发来的偶像负面新闻。

此后，网络中不断出现这起负面事件的最新传闻，王骐觉得当事人“很没事业心”，恨铁不成钢的她发了快100条微博骂偶像。“之前我对他的某些行为也不爽过，只会在微信上和其他人吐槽一下，现在不一样了，我直接在微博上艾特他本人”。



上图：豆瓣"塌房人救助中心"小组页面截图。
右图：刘思宇2019年拍下的偶像演唱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情绪激动的时候，王骐会写下“狠话”，再把它们存入草稿箱，不发出去。她手机里有1万多张偶像的图片，是这些年陆续存的，她一张张点开，删掉了八成。

在微博上搜索“塌房”，可以看到更多“现场”。同为“房子塌了”的人，没脱粉的和脱粉的互相骂，再一起骂偶像本人、经纪公司；有人想将购入的“明星周边”全部扔掉，重新回到“二次元快乐老家”，去喜欢一个动漫“纸片人”；有粉丝还没走出“失恋”的情绪，强打精神对战其他偶像粉丝群体的嘲讽。

“塌房现场”成了网络狂欢之地，“沸”“爆”等标签刷新着热词的榜单。流量再一次奔腾起来，只有经营“注意力生意”的人真正笑的出来。

## 早知今日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提到偶像产业中的一个悖论，“偶像既是一个自然人，也是一个法人，我们称之为‘人形IP’”，当以一种产品化的标准来要求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人，就一定会出现冲突。

直播、真人秀、社交网络……无数聚光灯追逐着“全天候”偶像，使他们文艺作品的受关注程度显著低于个人形象。

在现实的商业环境下，无论是“人形IP”的完美性，还是人本身的瑕疵性，都能被用来制造噱头和流量。

某网友曾写道，很早之前就从一些细节中看出偶像有傲气，不在乎粉丝，“其他人都不重要，就他最重要”。

王骐也觉得偶像“塌房”有迹可寻。当时，偶像换了新的经纪团队，在社交网站发布“个人状态”。王骐感觉“他挺有压力的，到了叛逆期那种”。但她无从得知，这些情况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逻辑。

周逵觉得，“房子”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象征物，代表着粉丝为偶像投入的数据劳动和情感。当“房子”倾塌时，粉丝“一砖一瓦都是我搭的，你凭什么背叛我”的心态，再正常不过。

在内地娱乐圈中，造星产业的前端——选秀节目已经非常发达，源源不断地输出着新面孔。但这些面孔能存在多久、光鲜多久，很难预测。

即使自诩从来没追过星的刘思宇，也在观看一档知名的选秀节目时“被他的才艺俘获了”。

刘思宇回想，自己那么“上头”，是因为这档节目的赛制设置让她产生了共鸣。那是2019年，她大学毕业不到一年，马上回忆起并不久远的宿舍生活：“大通铺、拉练，热血沸腾。”

这一类精心设计、精准投放的综艺节目极易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看着参赛选手准备表演时“刷大夜”，刘思宇就想到大学时熬夜准备考试的自己。那段时间，她工作不顺利，情绪低落，觉得节目提供了“自我逃避的港湾”。

刘思宇加入了“打榜”和投票活动，支持自己的偶像。下班后，她会去找粉丝组织领账号投票。这些账号10个一组，她最多时一次领了3组，机械地重复着登录、验证、投票，忙到很晚。

有人给她们起了一个悲情的名字，“数据女工”。

几乎每一个“饭圈女孩”都有当“数据女工”的经历。2019年的一篇媒体报道将“数据女工”概括为“给爱豆（明星）在数据上做过支持的粉丝”。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有“数据组”“控评组”“打投组”。他们中大部分人坚定地相信，只要把数据做好看，就能为喜欢的艺人争取更多资源。

“我是心甘情愿的。”有人质疑他们被利用时，他们大多这样回复。

最多的时候，史羽杰同时拥有7个微博小号，不停切换，只为给偶像的微博增加更多“转赞评”。她的投入延伸到线下，包括在偶像活动的场馆外发放宣传页、摆放易拉宝、拍“应援”视频、分发灯牌等——甚至根本见不到偶像本人。

被问及追星的花销时，她说“不敢算，一定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偶像“塌房”，有时并不意味着这条“产品线”彻底关闭。随后而来的声明、致歉等，会再吸引一波注意力。

史羽杰就一直在刷微博，像成瘾一样，一看到热搜有偶像的负面词条就会点击。后来，她刷到了一条视频。看着那个“有野心”的人对着粉丝鞠躬，愤怒忽然消失了，只觉得特别难过。她想起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是他陪我走过来的，我每天入睡前，想到明天他会出新的物料，就想让明天快点到来”。

刘思宇读大学时加入过学校的心理社团，回过头想想，她觉得那个追星的自己“十分不理性”。

在关注度较高时，艺人会接大量广告代言。那些产品定价对刘思宇来说“有些贵”，她也明确知道，偶像的“代言期”不长，粉丝是商家想收割的“韭菜”，但看到一同追星的“富婆”晒订单、带节奏，她脑子一热花钱，眼睛都没眨”。

张粤发动过高中同学给偶像投票，遭遇“塌房”后，她有一种“裸奔”的感觉。

## 伤痕修复

在追星女孩活跃的豆瓣社区，李尔建了一个小组，叫“塌房人救助中心”。她也经历过“塌房”，就和朋友成立网络小组，抱团取暖。

这个创建于2020年11月1日的小组，现在已经有1077个组员。“没什么人发帖，毕竟不是天天‘塌房’，但也总是有新人加入。”在组里，有一条帖子，跟帖120多楼，用来记录“塌房”后偶像的回应时间。有人发帖，说“‘塌房’已经有点影响我的心理状态了”；有人笑称自己“不长记性，蒙着眼睛装作不知道”；有人质疑自己“粉一个塌一个，怎么会塌得一个人都不剩呢”。

面对已经后悔的人，李尔却还是鼓励他们：“下一个（偶像）会更好。”

故事的开头都很完美。

张粤已经决定不再追星了，但她没有忘记发生过的一切。

去年5月，张粤读研究生一年级，在网页上点开了一个视频。那是一档全民选秀节目的最后一期，业内术语叫“成团夜”，屏幕上的男艺人“剑眉星目，笑容灿烂，简直是晃眼的程度”。

就像被橱窗里精美的商品吸引，张粤“走不动了”。接下来，她找到和他有关的所有综艺，认真“复习”。

看上去，真人秀节目可以满足她“全方位”了解这个陌生人的诉求。张粤捏着鼠标，点着左键，一帧一帧定格画面，观察他在节目中的表现。“他能一口气吃下好多小笼包”“他会下意识照顾队友，对粉丝很有礼貌”“他幽默、善良还聪明”——节目源源不断地输出着男艺人的优点，张粤越来越喜欢他。

“我都没那样发掘过我男朋友的优点，真的。”张粤写了几百字的观后感，在微博发布，配上节目视频截图和话题，圈上偶像本人的ID，“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可能都没那么用心”。

刘思宇曾以一个姐姐的姿态，为偶像保驾护航。有一次，得知偶像要去录一档节目，她开始担心，“主持人都是圈里的大前辈，我们是刚出道的小爱豆，他会不会表现不好？”

节目的呈现是完美的，她长出了一口气，加深了“没有喜欢错人”的想法。但当偶像被曝出绯闻甚至更多私生活细节，刘思宇的信念动摇了。

那是2020年年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年没追过现场的刘思宇本打算再赴重庆，去当初看演唱会的地方“重游巡礼”。偶像所在的团体忽然备受争议，她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启程。“虽然已经被这个团一点一点伤透了心，但还是无法完全放下，毕竟曾经有过很多快乐和慰藉。”

到达重庆的第二天早上，她打开微博，发现团里的另一个人也“塌房”了，“曾经以为的‘团魂’原来是‘泡沫’”，是广告里的一句口号，刘思宇的心理防线也垮了。

她回到了不追星的状态，表示不会再追选秀综艺节目。“这就相当于把美好的事情在你面前打碎，开头多好，后面就多难受。”她不想再经历一次。

刘思宇曾经思考过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他的梦想实现了，他背后的资本欢呼了，我的呢？”她决定在现实世界中，把时间和精力都用来为自己的事业打拼、奋斗。

张粤也不再追星了。

她起床后第一件事不再是切换微博账号、打开超话签到、赚积分打榜——以前有一次，因为实习太忙忘记签到，她在几秒内就决定花100多元买一张补签卡。

偶尔，她还是会习惯性地看看那座塌过的房子，但不再评论、转发、花钱。她懒得清理从前互相关注的偶像粉丝，看着那些“大粉”每天还在忙碌，还在带动“小粉”继续投入，张粤一点加入的热情也没有了。

但史羽杰认识的一些“大粉”没有脱粉。她觉得，或许有人付出更多，收获更多。又或许，有些人只是这条巨大产线对接市场的一名推销员。

“网络上的东西都不保险。”张粤自嘲道。曾有人写过：“明星的荣辱不再与自己有关，那些曾经合作或者敌对过的人也都消失在芸芸众生中，连对方的名字都无从知晓。”

不再担心另一个人的事业、健康、心情——张粤自由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粤、史羽杰、李尔、刘思宇、王骐为化名）

图片

当地时间2月21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通常举行诺贝尔奖晚宴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蓝色大厅被改造成临时新冠疫苗接种中心。这个1500平方米的大厅每年举办瑞典最受欢迎的社交活动，宽阔的空间被认为是接种疫苗的理想场所。 人民视觉供图

# 戒不掉的网文

实习生 郭玉洁

往往，这是这样一个世界。你碰见“总裁”“继母”“赘婿”的几率很高，变身“龙王”“法师”的可能性也很大。女主角“肤白如雪”“唇若樱桃”，男主角则有着“刀刻斧凿般的完美俊颜”。

这是网络文学的世界，被很多人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却有4.55亿中国读者和3193.5万海外中国网文用户。

他们曾经或仍然对网文的“脑残”“没营养”嗤之以鼻。但是，躲在高中教学楼午休时间僻静的楼道里、躺在大学宿舍熄灯后的被窝中、站在下班后人挤人的地铁上，他们的手指总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着。

几千公里之外，罗马尼亚的大四学生Acomi Marius Ionut也觉得自己“上瘾”了，他每天花6-9小时读中国网络玄幻小说；34岁的菲律宾男士John Joel Saguit养育3个孩子，忙碌到只能边做家务，边用2倍速听中国网文。

## 平行世界

毛矛在上海做一份财会类的工作，朝九晚五，独居。下班回家，把门关上那一刻，她“开始变得放松”。

她是一个同人题材网文的爱好者，根据乐乎平台提供的年度统计，过去一年中，她在乐乎花费了728个小时，其中，80%的时间都在看网文。对她来说，看网文和关上门那一刻的感觉类似。“你能明显感觉到主体只有自己，其他所有都是客体，可以不对它作出任何反应。”

不爱社交的她觉得网文是一种“安慰”。“人际交往中，别人给你一个反应，你就得回馈一个，有压力。”而看网文时，她完全抽离于现实利害关系，离开家人、同事，“想怎么好就怎么好，想怎么坏就怎么坏”。

她对网文的兴趣要追溯到高中。她在午休期间离开吵闹的教室，坐在教学楼里一处僻静的楼梯上，用借来的MP4看网络小说。毛矛记得，教学楼朝北，阳光不好，在潮湿的夏天，楼梯上弥漫着一股青苔的味道，这里只有她，而她只有手中的那块屏幕。

在小说的世界里，主角——北大学霸、理科状元，顶着金融、数学双学位毕业，毕业就得到了“帝都风控公司”的邀约。他“个高腿长、清秀英俊”，在工作第二年拒绝了集团董事家的千金，这位大小姐因此“气得跺断了7厘米的纤细高跟”。

回到现实，毛矛的高中生活平淡，成绩相对稳定，也很少和家人产生摩擦。她逃避社交的倾向开始出现。父母说她越来越“不合群”，她却觉得那是找到自我的过程，“我确实不能从社交中获得休息。”

大学4年里，她常常熬夜看网文。一次，她从晚上9点多钟，看到第二天下午2点。她的大学地处上海郊区，早上四五点时，鸟叫虫鸣，她抬头，是秋天了，窗外飘着清晨的薄雾，“在故事里是一个那么激荡的剧情，回到生活中，它不过如此。”

在一篇毛矛钟爱的网文的最后一章，女主角娜塔莎收到远方的来信，信里，她的朋友说：“那时，我只身闯进广袤的世界，并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于是我只好将自己交付出去了，就像堂吉诃德踏上遥远的征途。”

“遥远的征途”距离毛矛越来越远。她曾想过拍纪录片、做杂志编辑、做美食公众号的撰稿人，也曾想过跨专业读中文系研究生。但大学毕业后，她考公务员进入上海某机关单位，单位里70后科长、80后副科长、90后同事，是她需要打交道的全部对象。她最近的工作内容是整理档案。

周末，她可以从周五下班一直宅到周一上班，看小说。“和我喜欢的东西待在一起，不要让我跟现实社会接触。”

远在菲律宾，John Joel Saguit也在网络小说里进入另一个世界。他从2017年开始读中国玄幻小说，为主人公在修仙道路上的成长深深着迷。如果有可能，他想和《斗罗大陆》里的唐三交换人生，那个世界充满珍禽灵兽。

现实中，他34岁，3个孩子和工作填满了生活。他常常要熬夜和美国客户对接，在等待的夜晚，他读着中国网文。

## 疗伤机制

北大研一学生叶静不喜欢被人看到她手机中的这个世界，因为这不太符合她“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设。如果不是经历了一次“心理崩溃”，她到现在也对这种“堕落的娱乐方式”嗤之以鼻”。

3年前，经历了为保研精打细算刷学分的紧张生活后，她突然崩溃了，觉得未来“看不到头”，辅导员带她去找心理咨询师，咨询师告诉她，你“万事都想有没有意义，是不是浪费时间”，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她“从小品学兼优，上进心很强”，读过家里的一大排世界文学名著。小时候，即使父母在旁边看电视，写作业的她都不会抬头看一眼。在接触网络小说之前，她喜欢看音乐剧。

直到那次“崩溃”，她想，是否可以“浪费一点时间”，体验一下“别人娱乐的方式”。

她开始看曾经鄙视的“爽文”。“爽”，是受访时网文爱好者提到最多的字。经典的“爽文”桥段她都会买账，比如主角最初被人看不起，但之后“逆袭”。

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也是在精英文学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学时代，她看的是俄国文学名著。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拒绝了解武侠小说，觉得“挺不务正业的”。

她后来成为一个网络文学领域的学者，长期开设网络文学课程。回想过去的经历，她说，“内心深处，我们其实一直对它（大众文化）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人还可以这么活着。我们的情感结构已经被训练成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寻找意义。人怎么能以自我满足为目的呢？我们都是以自我提升为目的的。”

在论文中，她把网文称为“全民疗伤机制”。疗的是“各种各样的创伤”，“尤其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高度发展，媒介迅速变化，各种的撕裂比任何时候都激烈”。

邵燕君觉得，对叶静这样生活在精英文化中的人来说，“允许自己享受，允许自己娱乐，是救自己”。而对九成的受众来说，看网文是在修复自己被工作挤压的精神，找回那种人性。

“普通人的时间是用‘996’的方式卖给别人的，这个流水线式的工作跟生活没关系，人是被异化的，所以就特别需要在休闲时间修复身体、精神、情感。”这种修复已经成了刚需。对网络文学的需要与所谓文学的神圣性、高尚情操没关系。

2019年寒假，大二学生蒋阳阳去一家电子厂打工，被分配到贴手机防尘泡棉的流水车间。晚班从晚7点到早7点，新的零件不断从流水线运送过来，一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1000多件。

一天晚上，他在这个流水线上突然抬头，看到所有人都面无表情，看起来一模一样。他觉得非常压抑，“我怎么活成了这个样子”，那时他想到，自己应该“写点什么”。一年后，他正式开始了网文创作。

他觉得“无限流”小说最能体现网文的精髓：一个人，可以在多个世界里面有多个身份，经历各种不一样的事情。

现在，他想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一无所有的猛男和一个无家可归的小萝莉，在残酷的修仙界里相互扶持，成为彼此最信任的人，攀登修为的更高峰。

邵燕君从蒋阳阳的经历中看到“打工人”的心理困境，“他在流水线上想要去写点什么的时候，那简直是在求生。”经历了“996”之后，想要在睡前一个小时看看不用费脑子的网文，也是同理。

## “爽文”免疫力

5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来了第一届“创意写作”专业的研究生，邵燕君为他们讲授“新媒体理论”的必修课，有时布置与网文相关的作业。她回忆，这个班的学生抵触课程内容，对文学专业有“神圣化”的期待，给微信群起名叫“泛右联盟”。

最后一堂课上，邵燕君把网络文学选修课的学生请了过来，学生们左右坐在两边，像是两个阵营。

最近两年，像前者那样持“精英主义立场”的学生在变少。但一位创意写作专业的在读生，对“新媒体理论”课程的参与度仍然不高。大学时这位学生读过《何以笙箫默》的原著网络小说，认为这个故事抛出了一种现实中完全不可能出现的爱情模式：两人经历一些变故，20来岁的时候分开了，30多岁了居然还在等对方。

在这位学生看来，网络小说的“爽”就在于此处，它是“去人性化”的，“人物可以轻易地做到现实中很难做到的事”，人物是不会成长的，对世界观的理解还停留在最纯粹的少年人的阶段。这位研究生喜欢《红楼梦》那样的现实描写。

蒋阳阳写到50万字后，逐渐学会了制造“爽感”，他明白设计什么样的情节是“有效的”，数据会好看。

在“戒掉网络小说”豆瓣小组里，有数千人在打卡，希望“戒小说，提升自我”。有人发现自己阅读能力下降，注意力很难集中，网文里的套路和重复的形容词令人头疼。

但一位学生戒网文半年后，又重新入迷了。每天下午6点下课，除了吃晚饭，她一整个晚上都在看小说。午夜，她告诉自己要睡觉了，但还是“关不掉屏幕”，直到深夜2点。

最近赘婿文很火，邵燕君做过一个调查：大家看多少本这样的网文会腻。有人说5-7本，“这事是不能跳的，精神需求也会成长，吃够了自然就不吃了，就想找点其他更高级的东西。”

上了一学期课，创意写作硕士班那位在读学生仍在另一边，“坚决不看网文那一派”。

（应采访对象要求，毛矛、叶静、蒋阳阳为化名）